列女傳/卷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列女傳

◀上一卷

卷之三　仁智傳

下一卷▶

密康公母

楚武鄧曼

密康公之母，姓隗氏。周共王遊於涇上，康公從，有三女奔之，其母曰：「必致之王。夫獸三為群，人三為眾，女三為粲。王田不取群，公行下眾，王御不參一族。夫粲美之物歸汝，而何德以堪之？王猶不堪，況爾小醜乎！」康公不獻，王滅密。君子謂密母為能識微。《詩》云：「無已大康，職思其憂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密康之母，先識盛衰，非刺康公，受粲不歸，公行下眾，物滿則損，俾獻不聽，密果滅殞。

鄧曼者，武王之夫人也。王使屈瑕為將，伐羅。屈瑕號莫敖，與群帥悉楚師以行。鬥伯比謂其御曰：「莫敖必敗。舉趾高，心不固矣。」見王曰：「必濟師。」王以告夫人鄧曼，曰：「大夫非眾之謂也，其謂君撫小民以信，訓諸司以德，而威莫敖以刑也。莫敖狃於蒲騷之役，將自用也，必小羅。君若不鎮撫，其不設備乎！於是王使賴人追之，不及。莫敖令於軍中曰：「諫者有刑。」及鄢，師次亂濟。至羅，羅與盧戎擊之，大敗，

莫敖自經荒谷，群師囚於冶父以待刑。王曰：「孤之罪也。」皆免之。君子謂鄧曼為知人。《詩》云：「曾是莫聽，大命以傾。」此之謂也。王伐隨且行，告鄧曼曰：「余心蕩，何也？」鄧曼曰：「王德薄而祿厚，施鮮而得多。物盛必衰，日中必移。盈而蕩，天之道也。先王知之矣，故臨武事，將發大命，而蕩王心焉。若師徒毋虧，王薨於行，國之福也。」王遂行，卒於樠木之下。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。易曰：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楚武鄧曼，見事所興，謂瑕軍敗，知王將薨，識彼天道，盛而必衰，終如其言，君子揚稱。

許穆夫人

許穆夫人者，衛懿公之女，許穆公之夫人也。初許求之，齊亦求之，懿公將與，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：「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，所以苞苴玩弄，繫援於大國也。言今者許小而遠，齊大而近。若今之世，強者為雄。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，維是四方之故，赴告大國，妾在，不猶愈乎！今舍近而就遠，離大而附小，一旦有車馳之難，孰可與慮社稷？」衛侯不聽，而嫁之於許。其後翟人攻衛，大破之，而許不能救，衛侯遂奔走涉河，而南至楚丘。齊桓往而存之，遂城楚丘以居。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。當敗之時，許夫人馳驅而弔唁，衛侯因疾之，而作《詩》云：「載馳載驅，歸唁衛侯，驅馬悠悠，言至于漕，大夫跋涉，我心則憂，既不我嘉，不能旋反，視爾不臧，我思不遠。」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。

頌曰：衛女未嫁，謀許與齊，女諷母曰，齊大可依，衛君不聽，後果遁逃，許不能救，女作載馳。

曹僖氏妻

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。晉公子重耳亡，過曹，恭公不禮焉。聞其駢脅，近其舍，伺其將浴，設微薄而觀之。負羈之妻言於夫曰：「吾觀晉公子，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。以此三人者，皆善戮力以輔人，必得晉國。若得反國，必霸諸侯而討無禮，曹必為首。若曹有難，子必不免，子胡不早自貳焉？且吾聞之：『不知其子者，視其父；不知其君者，視其所使。』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，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。若加禮焉，必能報施矣。若有罪焉，必能討過。子不早圖，禍至不久矣。負羈乃遺之壺飡，加璧其上，公子受飡

反璧。及公子反國，伐曹，乃表負羈之閭，令兵士無敢入。士民之扶老攜弱而赴其閭者，門外成市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。《詩》云：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僖氏之妻，厥智孔白，見晉公子，知其興作，使夫饋飡，且以自託，文伐曹國，卒獨見釋。

孫叔敖母

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。叔敖為嬰兒之時，出遊，見兩頭蛇，殺而埋之。歸見其母而泣焉，母問其故，對曰：「吾聞見兩頭蛇者死，今者出遊見之。」其母曰：「蛇今安在？」對曰：「吾恐他人復見之，殺而埋之矣。」其母曰：「汝不死矣。夫有陰德者，陽報之。德勝不祥，仁除百禍。天之處高而聽卑。書不云乎：『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』爾嘿矣，必興於楚。」及叔敖長，為令尹。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。《詩》云：「母氏聖善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叔敖之母，深知天道，叔敖見蛇，兩頭岐首，殺而埋之，泣恐不及，母曰陰德，不死必壽。

晉伯宗妻

晉大夫伯宗之妻也。伯宗賢，而好以直辯淩人。每朝，其妻常戒之曰：「盜憎主人，民愛其上。有愛好人者，必有憎妒人者。夫子好直言，枉者惡之，禍必及身矣。」伯宗不聽，朝而以喜色歸。其妻曰：「子貌有喜色，何也？」伯宗曰：「吾言於朝，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。」妻曰：「實穀不華，至言不飾，今陽子華而不實，言而無謀，是以禍及其身，子何喜焉！」伯宗曰：「吾欲飲諸大夫酒，而與之語，爾試聽之。」其妻曰：「諾。」於是為大會，與諸大夫飲。既飲，而問妻曰：「何若？」對曰：「諸大夫莫子若也，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，難必及子。子之性固不可易也，且國家多貳，其危可立待也。子何不預結賢大夫，以託州犁焉。」伯宗曰：「諾。」乃得畢羊而交之。及欒不忌之難，三郤害伯宗，譖而殺之。畢羊乃送州犁於荊，遂得免焉。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。《詩》云：「多將熇熇，不可救藥。」伯宗之謂也。

頌曰：伯宗淩人，妻知且亡，數諫伯宗，厚許畢羊，屬以州犁，以免咎殃，伯宗遇禍，州犁奔荊。

衛靈夫人

衛靈公之夫人也。靈公與夫人夜坐，聞車聲轔轔，至闕而止，過闕復有聲。公問夫人曰：「知此謂誰？」夫人曰：「此必蘧伯玉也。」公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夫人曰：「妾聞：禮下公門式路馬，所以廣敬也。夫忠臣與孝子，不為昭昭信節，不為冥冥墮行。蘧伯玉，衛之賢大夫也。仁而有智，敬於事上。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，是以知之。」公使視之，果伯玉也。公反之，以戲夫人曰：「非也。」夫人酌觴再拜賀公，公曰：「子何以賀寡人？」夫人曰：「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爾，今衛復有與之齊者，是君有二賢臣也。國多賢臣，國之福也。妾是以賀。」公驚曰：「善哉！」遂語夫人其實焉。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。夫可欺而不可罔者，其明智乎！《詩》云：「我聞其聲，不見其人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衛靈夜坐，夫人與存，有車轔轔，中止闕門，夫人知之，必伯玉焉，維知識賢，問之信然。

齊靈仲子

齊靈仲子者，宋侯之女，齊靈公之夫人也。初，靈公娶於魯聲姬，生子光，以為太子。夫人仲子，與其娣戎子，皆嬖於公。仲子生子牙，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，公許之。仲子曰：「不可。夫廢常，不祥；間諸侯之難，失謀。夫光之立也，列於諸侯矣。今無故而廢之，是專絀諸侯，而以難犯不祥也。君心悔之。」「在我而已。」仲子曰：「妾非讓也，誠禍之萌也。」以死爭之，公終不聽，遂逐太子光，而立牙為太子，高厚為傅。靈公疾，高厚微迎光。及公薨，崔杼立光而殺高厚。以不用仲子之言，禍至於此。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。《詩》云：「聽用我謀，庶無大悔。」仲子之謂也。

頌曰：齊靈仲子，仁智顯明，靈公立牙，廢姬子光，仲子強諫，棄適不祥，公既不聽，果有禍殃。

魯臧孫母

臧孫母者，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。文仲將為魯使至齊，其母送之曰：「汝刻而無恩，好盡人力，窮人以威，魯國不容子矣，而使子之齊。凡姦將作，必於變動。害子者，其

於斯發事乎！汝其戒之。魯與齊通壁，壁鄰之國也。魯之寵臣多怨汝者，又皆通於齊高子、國子。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。留之，難乎其免也。汝必施恩布惠，而後出以求助焉。於是文仲託於三家，厚士大夫而後之齊。齊果拘之，而興兵欲襲魯。文仲微使人遺公書，恐得其書，乃謬其辭曰：「斂小器，投諸台。食獵犬，組羊裘。琴之合，甚思之。臧我羊，羊有母。食我以同魚。冠纓不足，帶有餘。公及大夫相與議之，莫能知之。人有言：「臧孫母者，世家子也，君何不試召而問焉？」於是召而語之曰：「吾使臧子之齊，今持書來云爾，何也？」臧孫母泣下襟曰：「吾子拘有木治矣。」公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斂小器投諸台者，言取郭外萌，內之於城中也。食獵犬組羊裘者，言趣饗戰鬥之士而繕甲兵也。琴之合甚思之者，言思妻也。臧我羊羊有母者，告妻善養母也。食我以同魚同者，其文錯。錯者，所以治鋸。鋸者，所以治木也。是有木治係於獄矣。冠纓不足帶有餘者，頭亂不得梳，飢不得食也。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。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，齊方發兵，將以襲魯，聞兵在境上，乃還文仲而不伐魯。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。《詩》云：「陟彼屺兮，瞻望母兮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臧孫之母，刺子好威，必且遇害，使援所依，既厚三家，果拘於齊，母說其書，子遂得歸。

晉羊叔姬

叔姬者，羊舌子之妻也，叔向、叔魚之母也，一姓楊氏。叔向名肸，叔魚名鮒。羊舌子好正，不容於晉，去而之三室之邑。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，羊舌子不受。叔姬曰：「夫子居晉不容，去之三室之邑，又不容於三室之邑，是於夫子不容也，不如受之。」羊舌子受之，曰：「為肸與鮒亨之。」叔姬曰：「不可。南方有鳥名曰乾吉，食其子，不擇肉，子常不遂。今肸與鮒，童子也。隨大夫而化者，不可食以不義之肉，不若埋之，以明不與。」於是乃盛以甕，埋墟陰。後二年，攘羊之事發，都吏至，羊舌子曰：「吾受之，不敢食也。」發而視之，則其骨存焉。都吏曰：「君子哉，羊舌子！不與攘羊之事矣。」君子謂叔姬為能防害遠疑。《詩》曰：「無曰不顯，莫予云覯。」此之謂也。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，夏姬之女，美而有色，叔姬不欲娶其族。叔向曰：「吾母之族，貴而無庶，吾懲舅氏矣。」叔姬曰：「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，而亡一國兩卿矣。爾不懲此，而反懲吾族，何也？且吾聞之：有奇福者，必有奇禍。有甚美者，必有甚惡。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，子貉之妹也。子貉早死無後，而天鐘美於是，將必以是大有敗也。昔有仍氏生女，髮黑而甚美，光可監人，名曰玄妻。樂正夔娶之，生伯封。宕有豕心，貪惏毋期，忿戾毋懻，謂之封豕。有窮后羿滅之，夔是用不祀。且三代

之亡，及恭太子之廢，皆是物也。汝何以為哉！夫有美物足以移人，苟非德義，則必有禍也。」叔向懼而不敢娶，平公強使娶之，生楊食我，食我號曰伯碩。伯碩生時，侍者謁之叔姬曰：「長姒產男。」叔姬往視之，及堂，聞其號也而還，曰：「豺狼之聲也。狼子野心，今將滅羊舌氏者，必是子也。」遂不肯見。及長，與祁勝為亂，晉人殺食我，羊舌氏由是遂滅。君子謂叔姬為能推類。《詩》云：「如彼泉流，無淪胥以敗。」此之謂也。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：「是虎目而豕啄，鳶肩而牛腹，谿壑可盈，是不可饜也，必以賂死。」遂不見。及叔魚長，為國贊理。邢侯與雍子爭田，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，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。韓宣子患之。叔向曰：「三姦同罪，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。」遂族邢侯氏，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。叔魚卒以貪死，叔姬可謂智矣。《詩》云：「貪人敗類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叔向之母，察於情性，推人之生，以窮其命，叔魚食我，皆貪不正，必以貨死，果卒分爭。

晉范氏母

晉范氏母者，范獻子之妻也。其三子遊於趙氏。趙簡子乘馬園中，園中多株，問三子曰：「柰何？」長者曰：「明君不問不為，亂君不問而為。」中者曰：「愛馬足則無愛民力，愛民力則無愛馬足。」少者曰：「可以三德使民。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為也，已而開囿示之株。夫山遠而囿近，是民一悅矣。夫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，民二悅矣。既畢而賤賣民，三悅矣。」簡子從之，民果三悅。少子伐其謀，歸以告母。母喟然歎曰：「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。夫伐功施勞，鮮能布仁。乘偽行詐，莫能久長。」其後智伯滅范氏。君子謂范氏母為知難本。《詩》曰：「无忝爾祖，式救爾訛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范氏之母，貴德尚信，小子三德，以詐與民，知其必滅，鮮能有仁，後果逢禍，身死國分。

魯公乘姒

魯公乘姒者，魯公乘子皮之姒也。其族人死，姒哭之甚悲。子皮止姒曰：「安之，吾今嫁姊矣。」已過時，子皮不復言也。魯君欲以子皮為相，子皮問姒曰：「魯君欲以我為相，為之乎？」姒曰：「勿為也。」子皮曰：「何也？」姒曰：「夫臨喪而言嫁，一何不習禮也！後過時而不言，一何不達人事也！子內不習禮，而外不達人事，子不可

以為相。」子皮曰：「姒欲嫁，何不早言？」姒曰：「婦人之事，唱而後和。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！子誠不習於禮，不達於人事。以此相一國，據大眾，何以理之！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。揜目而別黑白，猶無患也。不達人事而相國，非有天咎，必有人禍。子其勿為也。」子皮不聽，卒受為相。居未期年，果誅而死。君子謂，公乘姒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，可謂智矣。待禮然後動，不苟觸情可謂貞矣。《詩》云：「薄兮薄兮，風其吹汝，叔兮伯兮，唱予和汝。」又曰：「百爾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子皮之姊，緣事分理，子皮相魯，知其禍起，姊諫子皮，殆不如止，子皮不聽，卒為宗恥。

魯漆室女

漆室女者，魯漆室邑之女也。過時未適人。當穆公時，君老，太子幼。女倚柱而嘯，旁人聞之，莫不為之慘者。其鄰人婦從之遊，謂曰：「何嘯之悲也？子欲嫁耶？吾為子求偶。」漆室女曰：「嗟乎！始吾以子為有知，今無識也。吾豈為不嫁不樂而悲哉！吾憂魯君老，太子幼。」鄰婦笑曰：「此乃魯大夫之憂，婦人何與焉！」漆室女曰：「不然，非子所知也。昔晉客舍吾家，繫馬園中。馬佚馳走，踐吾葵，使我終歲不食葵。鄰人女奔隨人亡，其家倩吾兄行追之。逢霖水出，溺流而死。令吾終身無兄。吾聞河潤九里，漸洳三百步。今魯君老悖，太子少愚，愚偽日起。夫魯國有患者，君臣父子皆被其辱，禍及眾庶，婦人獨安所避乎！吾甚憂之。子乃曰婦人無與者，何哉！」鄰婦謝曰：「子之所慮，非妾所及。」三年，魯果亂，齊楚攻之，魯連有寇。男子戰鬥，婦人轉輸不得休息。君子曰：「遠矣漆室女之思也！」《詩》云：「知我者，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漆室之女，計慮甚妙，維魯且亂，倚柱而嘯，君老嗣幼，愚悖姦生，魯果擾亂，齊伐其城。

魏曲沃負

曲沃負者，魏大夫如耳母也。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，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而美，王將自納焉。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：「王亂於無別，汝胡不匡之？方今戰國強者為雄，義者顯焉。今魏不能強，王又無義，何以持國乎！王中人也，不知其為禍耳。汝不言，則魏必有禍矣。有禍，必及吾家。汝言以盡忠，忠以除禍，不可失也。」如耳未遇

閒，會使於齊，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：「曲沃之老婦也，心有所懷，願以聞於王。」王召入。負曰：「妾聞男女之別，國之大節也。婦人脆於志，窳於心，不可以邪開也。是故必十五而笄，二十而嫁，早成其號諡，所以就之也。聘則為妻，奔則為妾，所以開善遏淫也。節成，然後許嫁，親迎，然後隨從，貞女之義也。今大王為太子求妃，而自納之於後宮，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。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。匹正則興，不正則亂。夏之興也以塗山，亡也以末喜。殷之興也以有娀，亡也以妲己。周之興也以太姒，亡也以褒姒。周之康王夫人，晏出朝關雎預見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。夫雎鳩之鳥，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。夫男女之盛，合之以禮，則父子生焉，君臣成焉，故為萬物始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三者，天下之大綱紀也。三者治則治，亂則亂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，棄綱紀之務。敵國五六，南有從楚，西有橫秦，而魏國居其間，可謂僅存矣。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，父子同女妾，恐大王之國政危矣。」王曰：「然，寡人不知也。」遂與太子妃，而賜負粟三十鍾，如耳還而爵之。王勤行自脩，勞來國家，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。君子謂魏負知禮。《詩》云：「敬之敬之，天維顯思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魏負聰達，非刺哀王，王子納妃，禮別不明，負款王門，陳列紀綱，王改自脩，卒無敵兵。

趙將括母

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，趙括之母也。秦攻趙，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為將。將行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：「括不可使將。」王曰：「何以？」曰：「始妾事其父，父時為將，身所奉飯者以十數，所友者以百數。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，盡以與軍吏士大夫。受命之日，不問家事。今括一旦為將，東向而朝軍吏，吏無敢仰視之者。王所賜金帛，歸盡臧之。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。王以為若其父乎？父子不同，執心各異。願勿遣。」王曰：「母置之，吾計已決矣。」括母曰：「王終遣之，即有不稱，妾得無隨乎？」王曰：「不也。」括既行，代廉頗。三十餘日，趙兵果敗，括死軍覆。王以括母先言，故卒不加誅。君子謂括母為仁智。《詩》曰：「老夫灌灌，小子蹻蹻，匪我言耄，爾用憂謔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孝成用括，代頗距秦，括母獻書，知其覆軍，願止不得，請罪止身，括死長平，妻子得存。